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赴台交流小结

2018-05-24 14:46:41

非常有幸能够通过外事处和院系的选拔，有机会赴台湾大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换。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交流项目负责人经验都很丰富，认真热情，各项通知都很到位，也组织了活泼生动的文化体验活动，这些工作使得我们的交换生活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藉由这次交换机会，我在台北生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结识了一些优秀的教师和同学，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和一些思考，希望在此对比较常思考的几个小问题进行简单的记录。

一. 学习在台大 我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之所以选择去台湾大学交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台湾大学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中的领先地位。首先，出于历史原因，台湾保存了大量大陆不见的史料，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就有很多明清时代的独特史料。其次，台湾学者的学风非常细致谨慎，所做的很多考证和实证研究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应该说，出于同根同祖的文化，台大和课程设置不管从时间安排还是内容上，和复旦的相差并不多。比较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的课堂氛围更加轻松，讨论也更加活跃一些。不过，台湾人似乎非常注重趣味性，在各种对话场合都会主动插入一些比较幽默的内容或者笑话来活跃气氛，似乎如果对话中缺少互动或者笑声，就意味着这场对话的失败。所以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注重课程的趣味性也就成了一个必选项。这当然大大提高了课程的生动性，让老师和同学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一开始，我也为这种轻松幽默的授课方式所吸引，但是几次课后，我发现，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生动性是以牺牲授课效率为代价的，让一些课程和学生报告看起来趣味有余而学术严肃度不足。当然，不同的授课风格都有利有弊，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是，如果能够多和外界交流和比较，吸收他人课堂上的精华，想必对课程效率的提高，还是会大有裨益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并不多，加上我之前在复旦已经选修过一部分，所以最终只成功选修了一门课程，但去旁听了两门本科生的课程。我选修的《新五代史导读》由来自美国的D教授主讲，他是《新五代史》英文版的译者，翻译非常精到，广受好评。应该说，用英文讲授非常传统的古代史内容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这个过程中，能够反映出来很多我们以前会忽略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解读某个历史小事件的关键信息。教授备课认真，每次会提前一周准时给我们发送阅读材料，确保有一定的阅读时间。同时，这门课程是小班教学，选课同学一共5位。每次我们都会围坐在一起，针对教授提出的某个小问题进行思考，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这和大家花费很多时间提前准备的那种报告形式的讨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会展示更加真实的自己，也鼓励了我们去放松地思考和提问。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方震华老师开设的《辽宋金元史》。方老师是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著作等身，对于宋代政治史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复旦课程注重学术史和问题意识的授课态度不同，方老师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这门课程一半的时候都是方老师在带领同学阅读一手史料，这样的过程既是对同学的锻炼，也生动地展示了资深历史学者是如何阅读和解读史料的。虽然学生阅读史料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啼笑皆非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学术训练的完整过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偏向方法论的教学方式让我受益匪浅。总而言之，台大的授课方式和复旦大同小异，多了一些讨论和互动的过程，使我的课堂参与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 生活在台北 课堂之外，我对于台北的城市生活也进行了一些观察。不得不说，台北的城市规模虽然并称不上巨大，城市的建筑在连绵的阴雨之下显得不够光鲜亮丽，但是基础设施非常完备，就像是一部外观老式但是保养良好的电梯。其中，格外触动我的是台北对残障人士的友善性。在台大的时候，一次社团课后，我刚好走在一位认识的男生后面，发现他的右脚好像有点不方便。当时刚好有几位同学因为使用热水时的疏忽或者运动不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烫伤和损伤。在这种环境下，我并未多想，就直接指着这位同学的右脚问：“XX，你的脚怎么了？是被烫伤了吗？还是扭伤了？”这个同学略为尴尬地一顿，向我解释道：“我这个……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我听到后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像是被定在了原地。尔后，文科生少数储存的生物知识开始在脑中回潮，我倏然联想到一个词：内翻足。反应过来时，我立即忙不迭地为自己的愚蠢道歉和解释，他笑着说，“没事的，不用不好意思”，就接受了。这件事情虽然因为他的的大度而这样过去了，但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愚蠢的举动。除了反思自己已在人际交往中的言辞缺陷这个主要原因外，我渐渐也开始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和大环境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尽管现在已经在复旦读书的第六个年头了，我在校园中所见到的残障人士仍然屈指可数。少数见到的几个，都并非复旦的学生，背后的故事也都让人感到心酸。不仅如此，我在大陆的其他高校参观或者交换的时候，也从未见过身障人士。所以当身处大学这个场域的时候，我在潜意识中就已经排除了校园中存在身障人士的可能性。这一系列事情联系起来，开始让我思考大陆引以为傲的优秀高校对身障人士的包容度。是否身障人士本身就很难进入优秀高校的招生环节中？他们的智力和勤奋程度并不亚于我们，到底因为何种因素无缘进入优秀的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了整个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态度及资源分配，在此先按下不表。而仅仅从两校的无障碍通道设置上，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这件事情过后，我在台大的校园里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完备且便利的无障碍通道，宿舍组也会为残障人士提供悉心的照料，例如，将离残障人士卫生间最近的房间设置成他们的宿舍，并且将原有的门槛拆除，方便轮椅进出等。当我将视野放宽至台北市的时候，仍然发现了这种友善的设置。我曾经在一所小学当志愿者，这所小学的建设年代非早，走廊比较狭小，每级楼梯也比较高。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了改造，在某一个只有一米的多宽的走廊入口，分出了一半多的空间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剩下的空间大概只能通过一个成人。这当然会给学校的日常生活带来些许不便，尤其是以喜欢奔跑打闹的小学生为主的学生，但是我仍然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刚到台北的时候，常常会观察到台北的残障人士好像比例很高。但是现在想来，应该不是台北的残障人士比较高，而是因为基础设施对他们较为友善，使得他们具备了独立在外活动的可能性，而反观之，我们因为对特殊人群需求的忽视，使得他们只能长时间蜗居家中或者在家人的陪伴下才能出行。同时，在幼儿园和小学设置便利的身障人士通道，也是社会主动将身障小朋友纳入社会化过程的有力措施，从小就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不忌讳自己的身体，才能未来更好地融入社会。所幸，这个问题之前也已经被其他同学关注到。《复旦青年》就曾经对复旦大学的残障人士友好设施进行了调查，并反映给了有关部门。这一点已经在不少教学楼的修缮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此外，台湾大学也更加注重学生的社会服务，他们以一种计算学分的制度化的方式，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志愿服务。同时，积极联系周围的公立学校或者其他公益组织，使学生可以非常方便地参与到社会中来。在台期间，我参加了两个项目，分别是陪伴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阅读课外中文书籍以及在幼儿园的中班担任志愿者。孩子们非常可爱，尤其是在幼儿园，他们经常缠着我一起做游戏，小女生会向我展示自己今天又做了什么可爱的饰品，小男生则会跟我展示自己可以跑的很快，吃饭很快，力气也很大。最后一次去做志工的时候，我跟小朋友们道别，他们听了惊诧不已，问我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笑着说，“我要去一个坐飞机才能到的城市，叫做上海，可能要很久才能再来台北，但是欢迎你们长大了之后来上海玩！”可是，当他们一起说出，“如云老师再见，我会想你的”的时候，又忍不住泪盈于睫。复旦的老校门背面有一块牌匾，上面书写着“敬业乐群”四个大字，每每看到，都让我感动不已。我认为，“乐群”应该不仅仅指和师生形成良好的互动，更应该是鼓励我们走出象牙塔，去和社会互动，去和时代互动。当下的社会运行依旧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很多复旦的学生也组织了公益社团去帮助弱势群体，例如，义务辅导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为空巢老人提供陪伴等等。在上海乃至全国，仍然有很多缝隙需要公益力量去填补。而大学生作为年轻有活力的群体，也正好可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因此，如果复旦可以借鉴其他高校，以鼓励学生的社会参与为目的，设计更好的制度，并且与公益组织建立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应该也可以成为完善社会运行的润滑剂。

上海近些年的发展举世瞩目，摩天大厦迅速拔起，经济水平也在快速提升。我们像是正在充满干劲地建设一座美丽的房子，不过，当这座房子粗具雏形之后，也可以借鉴一下其他发展较早的城市，进行更为精致的装修，使得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友好和便利。

三. 思考在两岸 我想，任何选择去台湾交换的同学，都离不开对于两岸关系的关注，或者说，在台湾的生活中，这个问题是一定会不断回旋在脑海中的。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大多数台湾人都非常友善，尤其是我遇到的台大同学，他们关心我爱护我，主动和我交流，为我提供很多帮助，让我在异乡漂泊的时候可以多一些情感寄托。但是，对于交换生而言，从被听出“大陆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贴上了“陆生”的标签。此后的很多行为都是代表着大陆人。所以，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情况和误解。“大陆有麦当劳吗？”“请问你们现在这么发达，会觉得台湾很穷酸吗？”“大陆可以看XXX综艺节目吗？”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让人哭笑不得，虽然没有遇到过“茶叶蛋”的问题，但也着实发现了一些思维差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发现许多台湾青年对于大陆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不太会主动了解对岸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网上突然爆出一则娱乐新闻，是女子团体SNH48的某位成员表演一首英文歌的时候出现了走音。这则新闻在微博上一闪而逝，并未引起持续性的关注，但是却在台大同学中引起了轰动，“原来大陆明星都是这样的吗？这样的水准就可以在大陆出道当歌星了吗？”作为大陆人，我

听了觉得很难受。其他类似的事情也有，当地的电视台经常会报道一些大陆发生的比较负面的情况，例如大型交通事故或者一些学术丑闻等等，而同学们似乎习惯了被动接收这些新闻，对于大陆的印象偏差也由此产生。因此，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机制，去传达一些大陆的正面能量，或者能够让台湾同学比较方便地来大陆，见证一个真实的对岸社会。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两岸关系并不仅仅是远离民众的政治和经济谈判，也需要有更多让两岸青年进行社会和文化接触的窗口。回想起在台北生活的四个月，念念不忘的不仅仅有夜市里琳琅满目的美食，海岸边清新柔美的风景，还有台湾友善的人，台湾友好的社会。这些细节已经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激励我不断地去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拥抱台湾同胞。